

舊聞零拾

長安宮詞

祺祥故事

東陵道

上

855  
1730  
V. 1

分類號	855
著者號	1730
種次號	V.1

長

安宮詞

爾田起



國史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書



0104986



332	第...卷
0371	第...册
V	第...页

卷

太歲在己卯  
古吳鄧氏五  
石齋精印本

命曰



圖

當辛丑壬寅之際嘗於先君子案頭見長安宮詞槧刻精美心  
知愛好其後屢求不獲時縈胸臆間去冬始見蜀中翻本適有  
舊聞零拾之輯遂以著錄聊廣其傳行款仍舊意在留真輒近  
競尙秘史人情險巇樂窺隱秘自傷忠厚待人以不肖之心立  
論務爲谿刻自謂發覆抉疑其風曼衍深中人心至於高科世  
祿摭拾流傳愴恍之詞不惜裝點加之粉飾豈非輕薄之尤世  
皆好奇矜異反視平實無欺者爲不足道若此書之不甚顯即  
其徵也孝欽以女主臨朝五十年威靈政出房闈雖稱制出令  
嗣主徒擁虛器然鼓舞人才皆稱任使進退誅賞頗寓權衡抑  
私親杜倖進董元醇楊崇伊首請垂簾未幾階進使無外患則



中興之治亦有足觀晚召庚子之難貽禍家國然而積恥思雪  
君子傷之謗議之始蓋由戊戌變法新進小夫妄陳利害冀窺  
鼎鉉事敗逃亡橫肆詆謫外立之帝慈孝本難不事調護而說  
以武成北宮之事寧得謂平至若游觀進獻清制如斯頤和卑  
隘尙遜三海更無論圓明矣費出內帑益以報效海軍挹注事  
由朱邸所以堅信別具苦心動曰千萬無乃未察虛誣之語旣  
布寰中迷罔之書盛傳海外積非成是宜其以是爲非予客居  
京華垂三十載考求信史遍質通人知胡君所紀猶爲近實雖  
辭多稱頌要有可信耳胡君字研蓀湘綺高弟今讀其詩懇款  
悱惻不失風人之旨蜀信多才云民國己卯夏五鄧之誠

長安宮詞

行在內廷支應局督辦署陝西鳳邠鹽法道授江安糧儲道臣胡延恭紀

鏡裏八流縈紫甸雲中雙闕擁黃圖漢唐王氣今銷歇又迓

鑾輿作帝都

光緒庚子八月奏明設局恭備供奉事宜飾南北兩院為西安護撫臣端方

所居南院則總督行館也聖駕蒞止居於北院取其屋舍較多然草草修葺僅蔽風雨而已

傍水千廬似客寮六飛停處雨飄蕭王公箇箇如楊柳泪眼愁

眉過灞橋

聖駕於九月初四日幸西安午到灞橋百官跪迎道周傳膳後入城是日微雨

南院高寒北院低御廚東設炭房西日中殿上呼寬達零



落貂璫總不齊

行宮極狹隘膳房在東炭房在西內監惟大坦御前供奉者在宮中餘俱在宮門外東街箭道謂之大坦坦兩宮太監數千人其奏事首領稱為寬爾達餘亦各有品秩此

新立屏風對寢宮朱牋戩穀字當中 聖人初試霜豪筆寶

硯烘殘墨暈紅

皇上寢宮門外新立屏風炭火上以朱箋親書戩穀二字黏於上時硯冰久洩命熾炭炙之委員湯志尹等侍於側

多難尤應惜寸陰卑宮菲食 聖人心土圭五寸臺三尺但覺

長安日易沈

寢宮無晷漏設木晷以測日景置小土臺上

不因苦諫伏青蒲崩角都教內監扶祇爲月宮門戶小團圓不

便老臣趨

兩宮初蒞長安在行宮二重殿東室所阻仆於室內趨尙月式垂棉布簾王相國趨入輒爲門限所阻仆於室內趨尙

書繼之又顛圓兩宮亟命內監扶起次日卽斲圓爲方寬綽無礙矣

聖壽都教罷 御筵每逢佳節泪潜然從臣漫點梨園籍更有

何心奏管絃

聖駕幸陝未久卽值皇太后萬壽當事者欲選梨園樂部以進兩聖聞之嚴斥不許嗣後每遇佳節一切典禮筵宴

均先期降詔停止

雨裏青驪路百盤秦雲西望怯長安三城才得蕪亭粥信有人

間行路難

延拜西安知府之日命十一月初二日謝恩召對兩聖爲述七月二十一日出都情狀及道上所遭泪隨聲下延亦



痛出都後聲一言幸陝心輒悸之即兩聖過懷來西幸長安之說

三城懷來地名

拾橡空山繭足行麻屨謁帝不勝情重勞天語詢兒女知

在長安望月明

慈聖詢延出都月日并問過宣大時家小曾否  
受驚延詳陳以對聖恩高厚舉家感激涕零

減稅蠲租卹嘆災興元重下詔書哀二千石要知民隱取汝

曾爲縣尹來

兩聖深以秦中災荒爲念問延官山西時曾否從事賑撫延  
奏山西壬辰年北路被災會隨護撫臣胡聘之籌辦急賑

慈聖云胡聘之爲京卿且云汝歷官劇縣必能周知民隱所延  
到任後務以賑事爲重且云汝歷官劇縣必能周知民隱所延

以特簡首郡者正以此耳

百萬哀鴻泣路歧 九重連日沛恩施 炊煙濃處朝曦上 正是

城中飯熟時 藟藿尚衣餘 自喻難涼 燠器對 請珠絲 絲絲 乞 資

秦中苦饑遠近饑民聚於長安兩聖命於城關增設粥廠  
二十餘所就食者日恆十數萬人苟非聖駕在此鄰省赴

糴者多斷乎 無此財力 糴者多斷乎 無此財力 糴者多斷乎 無此財力

朝來積雪壓柴門 鶉結爭趨祇樹園 共喜萬間開廣廈 寺名真

合號 慈恩 宮來 林 樹 風 吹

慈聖又命撫臣於城關設暖廠十餘所城  
外雁塔寺齊舍較多饑民就撫者倍於他廠

供奉何人進畫圖 行宮亦有憚清于日長 頻喚先生入伏地

閒談當說書 門關 禁 刺 紫 龍 王 顯 不 景 內 案 官 辭 東 出 門

雲南鞅婦纏素筠以畫供奉慈甯久矣  
駕至長安仍居宮中太后幾暇無事輒  
召入寢宮賜



坐地上閒論今古內  
監皆稱爲繆先生  
太后寢宮東偏小室中終日不得出戶

藁礎遠隔雁門關  
禁院深深鎖玉顏  
不是內家有拘束出門

早化望夫山畫圖  
行宮衣冑對毒手日  
長殿與夫坐入人舐

繆素筠有姪留滯北都姪婦年二十餘素筠隨駕至秦  
攜以入宮居於太后寢宮東偏小室中終日不得出戶

繡函遠自故宮來  
料得威姑忍泪開  
獻襪正逢長至日  
北風吹

老一陽回理梁門  
繆諱年獻源博園共喜萬  
間開繆與香公真

十一月冬至前二日北京人至行在留京王大臣各有貢  
獻皆食物常品惟穆宗某妃遣人齎獻慈聖履襪數事

爲適用之物  
繆諱年獻源博園共喜萬間開繆與香公真

栗烈何人耐歲寒  
尙方猶自御絨冠  
敝貂淺託紅絲結  
多少從

臣帶泪看  
武重數日新恩  
獻慈聖履襪數事

長宮諸工皆劣貂皮又遠莫能致出  
帽秦撫岑春煊請易貂簷親手捧出  
徧覓豐貂不得御絨簷秋

貂裘

鳳池春暖衍恩波玉紐朱絲字不訛竹契魚符遺制在不愁少

府費錢多

慈聖防弊極嚴慮糧臺支應局或不免中人求取特詔主  
者宮中支一錢一米必以朱泥小印爲信以故兩局月費

不及萬金始終無求索之弊印文  
曰鳳沼恩波慈聖所常佩者也

祀罷勾芒送卻冬土牛灑灑鼓逢逢小臣自捧新圖進畫筆居

然有戴嵩

庚子十二月立春先一日迎春祀勾芒神因念都城是日應  
由順天府進春牛及春山寶座延守郡行京與順天無異特

選畫工依欽天監頒式寫春牛圖進呈而  
順天府亦寫圖由驛馳至同於是日呈進



半臂輕籠繡蟒衣中官三五立金扉  
聖人新御黃絲帽長穗

垂肩看賜緋

除夕前數日召行在官員有恩皇廷差使者各賜綢緞數端是日午後同詣前殿謝

紅絨結垂肩黃絲穗長尺有咫內監皆服蟒袍外罩青色半臂而以藍布裹頭如營兵

鏤玉堆槃菜甲鮮咬春遺制至今傳小臣不作承明夢也傍

堯廚撰御聯

立春日宮中以大盤二各盛生蘿蔔二條鏤字爲聯分呈兩宮謂之咬春延應二命撰二聯語內監有善鏤字者刻畫

甚精此沿前明遺制也

忽傳五福降中天萸帶蓮袂拜殿前  
天語溫和褒政美臣心

不二主恩偏

十二月二十八日陝西兩聖使胡湘林按察使馮光燾署河南

道李紹芬御書福字各一方諸臣同詣前殿謝恩

慈聖數目延端布政奏曰此西安知府胡延也慈聖領之

時委員湯志尹立門前司啓閉聞勞苦可知也

右曰胡延較前清瘦首郡政繁勞苦可知也

兩聖寢宮窗外每夜有內監數人更番坐守臥者卽在階上陳茵褥焉

金貂簇簇紫茸翻鷓鷯分行靜不喧平日宮廷能造膝朝班

却在二重門

辛丑元日百官詣行宮朝賀者在階上御前殿正坐王公班

在階上樞臣及各部院秩一品者在階下侍郎以下各官皆

長安宮詞

五 舊聞零拾之一



奉宸久作禁臣看幹辦勾當事幾端宮監不分中外秩傳宣

猶自喚都官

延守西安之日即充內閣門散值廷支應局提調篆充督辦仍

兼提調如故聽差委員湯志尹馬蔭梧舒鑿陳官部等八人則朝夕在宮門應候遇有傳辦之事內監輒語委員曰有

之旨傳爾堂堂官胡延來蓋不知中外官秩之分竟以堂司爲長官屬吏之通稱也

亦有材官似虎巖迎 鑾爲說出關時播遷倍覺 君王

重翼蔽方知 聖母慈

京師七月之變兩聖乘車至沙河岑煊帥師迎之遂隨扈以西材官林泰清者短小精悍膂力過人步行扈之駕

步不離宮爲延言有聖駕出居庸關時匪黨四出槍彈如雨

皇上兩聖共乘一車清亦跪請之車內慈聖泣然曰皇帝關繫重

何可使臨鋒予老矣殆無妨也嗚呼患難之際於慈孝益彰泰清言至此涕泗交下鬚髯奮張延輩聞之幾於痛哭失

矣聲

八扇金扉向曉開凌寒奉帚暫徘徊當階仰見天顏樂笑汝

秋風折桂來

聖駕初至宮門委員陳官部每晨入內視灑掃一日慈聖見之顧謂陳曰汝何官陳跪奏曰臣大挑知縣也

舉人耶

獨駕柴車出建章黃雲隴首望新疆可憐十萬橫磨劍祇賸臨

歧汨兩行

兩聖至長安後譴責肇禍諸臣命下之日延詣瀾公英年趙舒翹行館宣譴詔親率緹騎逮英趙二人入獄次日復以

官車遣瀾公就道瀾公以宗室近支得從議親之條發遣新疆



那有鼇山畫采繪  
帝城元夜冷如冰  
中宵好是團圓月  
滿照

宮庭當試燈

長安元夜燈火最盛  
兩聖以年歲荒歉  
宵肝憂勞不許  
民間放燈  
宮中惟以紙糊  
數燈懸於門楣  
十六夜後即命

撤去

蠡牕高敞試嚴妝  
八扇門開透曉光  
禁院無人花露溼  
當階新

爇一鑪香

太后寢宮每晨當院設案置鑪燒藏  
香一支太后妝罷傳膳香亦燼矣

壓綫宮闈久被恩  
何年重返苾蘿村  
昨宵新作去聲  
還鄉夢

春水如雲綠到門

慈聖在京召選浙中婦女能紡績工織者數人  
納於宮中以教宮中人  
聖駕至秦隨者一人而已

長養 宮中似日禪五年繞膝愛嬰媿北風驟緊蘭芽折內侍

人人哭弄兒

織婦挈一子居宮中歷五齡矣能言能笑請安跪拜如儀  
慈聖劇愛憐之每膳投以果餌必跪謝然後食冬月在

行宮驟感寒疾一夕而  
天 慈聖不憚者累日

半開鸞鏡淺勻妝來往珉階姊妹行問罷早安垂手立數珠新

染布衫香

慶邸三女皆年少居於行宮極爲儉樸平日皆著布衣  
其少者但施朱粉入寢宮問安恆持香珠串長尺許

莫唱迴波棹歌風霜老卻鏡新磨挑燈爲說當年事曾奉

湘君走熱河

內監有高四者年六十八矣自言昔隸  
旋改隸後宮給事庚申京師之變曾侍  
宮中樂部爲生腳  
慈安皇太后幸熱



始末又自言歷事乾清宮每夕挑燈至直廬叩以舊事頗能道其  
憶五十年前圓明園紅氍毹上綠髻簪花不知是真  
是夢言次悽惋欲絕無異上陽宮人說天寶遺事也

覽奏臨牕耐曉寒  
翫移日影上花闌  
監奴長跪從臣立  
彷彿

儀鸞殿裏看

兩聖晨間覽章奏俱在寢宮聽下奏事太監呈  
摺訖卽跪於案前延等有事入內輒立於牕外

徹饌頻聞步履聲  
挑燈夜夜繞廊行  
重門聽下黃金鑰  
儼直歸  
來恰二更

慈聖晚膳後必在寢宮前後巡行一周然後  
闔門宮監謂之遶彎延等聞下筵鑰卽歸休矣

出納絲綸仗老身  
手擎黃匣往來頻  
六曹三院諸司吏  
都作奎

章閣下人

則舊制也內廷設宮內外奏事官惟內奏事以滿部員充之內奏事

軍機大臣兩宮間各部院司員領批摺者悉集前殿東室而

亦外奏事官始至辛丑夏間都

鏡鑷經旬整 御容侍香昨夜返金童近臣逸樂 天顏喜不

復殷勤覓蘿工

聖駕出巡十日一薙髮宮監執此役者均未從行屆日銀四

命侍郎溥興覓工出入由侍郎帶領每請髮一次賞工銀四

草草穿成百八珠朝冠一樣件珊瑚探囊幸有辛家料未必千

金值一壺

屢從諸臣平日俱行裝惟萬壽元日著蟒龍補服瓜佳相

國以數金買一朝珠兩聖見而問之相國具以實對君



臣感喟之餘轉以爲笑皇上言出宮時竟未攜有煙壺適相國囊中貯有二壺係自都攜出者立以進御近年辛  
家皮料壺價極昂都中豪貴爭購之有以千餘金買一壺者

魚貫何人永巷迎一星長傍月邊明臨牕夜夜呵鸞鏡畫燭高

擊過五更

聖駕西巡後宮從者惟皇皇后嬪妃二人同居皇上寢宮後小屋三楹每晨皇上梳櫛皇后必親往侍奉

無人深夜抱衾裯那見新詩出御溝祇有垂髻三五輩簪花捧

悅不知愁

兩宮侍女不及十人皆在二十歲內月錢在前路糧臺支給謂之女子口分

慈甯儉德幾人傳夾布簾開踐破氈最是寢宮門扇小玻璃

斷處綴連錢

兩宮力崇節儉宮中布地用極薄舊氈命延等入內欲易以新者慈聖不許寢宮門榻玻璃破舊氈命延等入內欲易以新黏之綴

翠鼎濃煎上藥宜太原回首下車時 行宮日午鷓鴣行散別遣

中官 召御醫

兩宮西巡以來雖極憂勞而聖躬甯豫慈聖小有違和在太原時巡撫薦縣丞葉嗣高請脈立和胃舒肝之方煎膏以進幸西安後大臣復薦知府吳觀樂知縣徐本麟與太醫莊守和等於視朝後入內請脈以爲常

月頭不費買花錢那要官家粥米田信是周南風俗好王姬先

詠柏舟篇

慶邸有女三人隨駕至長安其一少寡宮中呼爲元大奶奶葛帔練衣不施朱粉居於太后寢宮西偏

微聞戚里走香車隔街遙看內苑花面藥口脂新 賜與拜



恩曾不過二家

王公福晉及外戚夫人隨扈者祇慶邸二側福晉及桂公夫人每逢令節頒賜入宮謝恩平日未嘗召入

局布無嫌吉貝麤繚綾雖細亦模糊江南進得千番錦得似成  
都貢綵無

湖北貢局織布疋數百束蘇州貢綉而無紗羅延等分購紗羅數十疋進呈兩宮夏衣始得無缺惟江甯織造增崇

賚呈綉袍褂料數十箱以備賞需

不聞衛署報嚴更那聽城頭警夜聲祇有羽林兵四五 殿頭

兀坐到天明

行宮禁衛雖嚴夜無傳報更者兩重門內邏者各二十人皆岑撫部下甘軍殿上惟虎神營兵四五人秉燭守夜而已

已

滌殘傳盃早暮趨玉階簇簇擁宮奴有人昨夜新承寵綴上冠  
頭一顆珠

兩宮傳膳內監十數人來往傳遞杯槃極爲嚴肅供此役者  
冠皆無珠蓋新進無秩者也間有供奉勤愼者超出儕輩冠

始有  
珠矣

強扶愁病走天涯回首并州泪旋揩同伴相逢還絮語來時曾

薦八關齋

兩聖在太原啓鑾時有內侍二人病不能從遂留於太原無  
何死其一冀甯道許涵度爲營棺殮寄櫬蘭若作佛事三日

其一帶病行間闕至於長安兩聖以  
涵度能恤旅客也頒江綢數卷賞之

行宮無地奏笙簧頻遣中官賜篋筐一樣被恩寬禮數殿前

惟拜左賢王



聖躬在長安不能徧及而延方與撫藩每賞必預一年之中先後  
多雖王公不能徧及而延方與撫藩每賞必預一年之中先後  
得二十餘次恩至渥矣由中官頒發者往往賞賚由奏事處  
頒發者必詣闕謝渥矣由中官頒發者往往賞賚由奏事處  
各官必賜宸翰殊珍方入內叩謝餘俱由中官頒到傳旨  
免其謝恩惟蒙古親王那彥圖但被賞必詣殿跪拜蓋皆由  
奏事處頒發也

天中誰復佩靈符處處朱門綴艾蒲惟有寢宮循舊俗當楣

倒貼紙胡盧

端午日行宮內外門各綴蒲艾數莖兩  
聖寢宮門楣倒貼紅紙胡盧蓋北都舊俗也

雲牕高敞冪輕羅奈此炎曦返照何十丈竹簾新掛穩珉階風  
細蹙微波

慈聖寢宮階仄長夏日光偏射殊苦  
炎熱特命製竹簾數掛垂於簷際

爲想琳瑯夢石渠小牕鬢鬢午晴初坊間覓得新繙本不遣陳

### 農訪異書

兩聖在行宮無書可觀時遣人在坊間購石印三通九朝  
聖訓御批通鑑輯覽淵鑑類函諸書當事者欲求善本以  
進竟不可得

曲榭層樓宛轉通 聖人居處百花濃赭黃袍映朱闌立正對

### 終南第一峰

行宮惟終南山仙館植有花木 皇上寢宮在焉東有樓顏曰  
悠然見南山巡撫畢沅筆也 上於視朝之暇時往登眺

玉龍汨汨引泉源水暖應知土脈溫新種荷花三百本小紅橋

### 外綠雲翻

終南仙館池水久涸不能開花惟翠葉翻翻而已  
芙蕖因水性過暖不能開花惟翠葉翻翻而已



行宮無地築金龕妙相空來麗跋藍羸得從官三奉使香林深  
處學和南

西藏蒙古屢貢佛相至行在兩聖以宮中無地供奉先  
後命胡湘林李紹芬及臣延賚至省城臥龍寺設龕以祀

畫棚高揭紫繩拖磳礮森森倚翠娥日午忽驚花影暗夜來新  
覺雨聲多

行宮夏日搭蓋涼棚延與巡撫升允布政使李紹芬逐日入  
內帶匠棚凡四處祇召見殿及太后皇上下皇太后寢

宮  
耳

賜茶小憩曲房隈抵得金莖露幾杯鈴索無聲花院寂揭簾忽  
報 聖人來

五月初起知延輩早至特撫李布政三人同入內帶匠時太后  
命在東院小房內憩息各賜茶一杯

忽語而出 皇上揭簾入延三人亟長跪請安 上勞問  
數語而 上蓋閒步偶入初不知延三人在內也

玉食何曾備萬方黃綈輕罽試羹湯大官選得雛盈握別有金

### 錢出便房

聖駕在長安力崇節儉 兩聖每月在茶膳兩房所需不過三  
四千金大坦坦廚房百餘人茶飯皆在此數每晨支應局進  
生菜悉依傳單購備雞三四隻豬肉十餘斤而已如膳房添  
進時鮮或多用雞肉則在內司房領價不得於支應局常供  
有所  
增益

幾日南薰滿漢宮 御牀茵褥一重重桃笙象簟渾難得聊剪

### 輕黃葛布蒙

長安四月已苦暍矣 行宮卑隘尤甚 兩聖寢宮及  
見殿御牀茵褥仍用棉布 慈聖召延入內諭買黃葛布  
召

蒙之秋後撤去仍可  
施設其節儉如此



日暮陳宮失應劉淮南雞犬亦荒陬翩翩鳳翻延鴻閣此是

天潢第一流

近支王公隨扈者惟貝子溥倫每晨必至西室爲王公及凝重清淑性尤好文宗室令器也

衛武員直廬東室則軍機大臣及延等待詔處貝子喜近文士恆自西而東嘗見其所書小楷極似天瓶又見所作胡

蝶詩四律亦清雋可誦貝子自號延鴻閣主人

日午槐陰轉玉除 御牀移傍小方壺晝長人靜渾無事一瓊

清茶一卷書

皇上寢宮搭蓋涼棚延與升巡撫李布政入內帶匠上避於東園小方壺內監捧書卷茶銚以隨小方壺者池上堂名

巡撫畢沅所題也

覆盎城頭報五更四來堂上候雞鳴宮奴雙舉黃羅繖碧瓦如

波曉暈生

皇上帝入寢宮問 每日寅初必起盥櫛後天猶未明俟 太后  
興即入寢宮問 安同覽章奏少選出御便殿召見臣 工日

以爲常不爽寸暑所居東院北室本名四來堂今改四喜  
兩聖每出凡遇晴雨兩內監擊黃繖陸之天陰則否

不聽沖沖納凌陰 幽風古詠竟難憑 宮中新購青瓷獻滿注

寒泉當貯冰

長安苦熱倍京師 當事者欲求冰以獻委人至南山深處求  
之竟不可得於是升巡撫購青瓷大缸二分進 兩宮日注

清泉以  
充冰桶

長陵何處望松楸 湘瑟無聲泪暗流 說到華胥虹降日人間天

上一時愁

六月初九日延署陝西鳳郿鹽法道篆入內 謝恩見 前  
殿燒燭燕香諸近侍屏息以待頃間 太后率 皇上出詣



案前門禮內侍皆匍伏延在門外慈聖泪猶在睫出問近臣  
始知是日爲辰也  
宗顯皇帝誕辰也

桐酒如泉不易求大官乳酪費尋搜木欄新樹長楸側下直歸  
來學飯牛

御膳房製乳酪買牛最難蓋秦中年荒牛少故也數月之間  
僅購得七八頭聖駕將行慈聖不忍棄之特命西安  
府象養芻秣取給公家府署  
於馬廐側樹木欄以養之

隔簷施杖聽呼號家法嚴防秦趙高強項令逢驄馬使鷓鴣冠  
入狴豸牢

兩聖御內監極嚴但有過犯輒施鞭箠六月中大坦坦夜間  
有細民闌入眩篋失衣物數事太監郭姓年十四五竟至朝  
房詰長安知縣上責令捕賊賠贖升允問設狀立將郭知縣白革  
巡撫升允據以縣上責令捕賊賠贖升允問設狀立將郭知縣白革

鞭以千數  
乾隆時  
內廷太監  
命發成甯  
首領專用  
秦趙蓋惡  
三姓以侮  
示警戒  
聖

意至深遠矣  
見紀昀筆記

漢濱桂樹復圓芳金粟如沙用斗量記得當時充貢品尙衣曾

蓄隔年香

漢中丹桂最盛某家後園所產尤馥郁  
擷之曝乾致於四方熏衣久而不散  
秋間初結蕊時即采

有賈者與樞臣閒話及之適延新有所  
得聞之亟揀數兩敬呈仰蒙賞收

輓穀如波色正黃含風易惹御鑪香近臣都  
賜雷州葛抵得

絲袍蜀錦纒

廣東貢雷州葛質細而色黃  
兩聖以為佳  
特頒內廷行走諸臣延與撫藩皆得與焉

畫扇淋漓  
鳳藻翔朱泥寶篆耀  
奎章拜  
恩親入猗蘭殿



捧出人間第一香

四月二十日蘭  
面賜御筆畫蘭  
摺扇各一柄  
背撫李布政  
延三首  
所入內

願作人間弟  
謝一香  
恩聞南書  
房張尙書  
百熙筆也  
三軍人  
跪外領  
惟之

延三人與賞  
蓋異數云

附張尙書題詩

空谷無言  
獨向瑤階  
寄執見  
睿知何當  
披采到  
紫氣含  
深宮  
妙繪  
新求  
頌賢  
下意

五雲殿閣  
華竟體  
芳清時  
何微香  
擬不  
蕭梁幽  
姿不  
與羣  
花  
伍願  
謝人  
覽才

弟一香  
輕香動  
簾外  
鶴禁  
深深  
不染  
埃託  
根新  
喜得  
小滋  
草培  
榮風  
微  
九複  
重道

宸賞  
玉罄  
春風  
入好  
上向  
猗蘭

輕點脣朱淡  
染眉飛花  
博子特相宜  
珠斂玉盞  
都盡落  
聊遣

中官購土瓷

品 安 皇 后 出 都 倉 皇 未 攜 匱 具 蒞 太 原 日 始 稍 增 置 冬 月 在 長 命 中 官 出 購 盜 合 木 篋 以 盛 脂 粉 皆 民 間 常 用 至 粗 之

漢宮忽報柏梁災屬玉樓傾長草萊誰向北風問消息尙書新

自故都來

吏部尙書敬信自北京至 行在 兩聖 召對 移時 面 奏儀鸞殿被焚及都中近事 兩聖 慘然不悅

金泥漉漉灑長街伏地爭傳少婦佳斜驪雲鬢紅暈頰輕擡纖

手接銀牌

內 慈 聖 入 長 安 時 聽 民 間 婦 女 瞻 仰 某 家 婦 年 二 十 許 在 宅 門 內 驚 輿 條 至 少 婦 懾 於 尊 嚴 輒 出 跪 門 外 太 后 見 其 補

服 知 爲 命 婦 知 其 有 禮 命 以 銀 牌 賞 之 芬 車 等 按 名 發 給 右 有 老 小 廢 疾 跪 送 悉 賞 銀 牌 命 桂 公 芬 車 等 按 名 發 給



牌由前路糧  
臺先期鑄進

同州瓜與渭南桃日盼車聲過灞橋竹筥盛來冰碗薦深宮

和泪試并刀

長安果品少無可進御惟同州瓜渭南桃較佳延與撫藩屆  
時各購數百枚以進兩聖轉增悽感再三慰勞并止後毋  
進呈感費財力其實每貢一  
次不過過費十數千錢而已

不撰青詞奏九天宮中日夜裊鑪煙火雲如繖輶車疾乞得

龍湫太白泉

秦中久旱兩宮軫念災黎發帑撥漕恩詔疊下特於五  
月初吉命侍郎桂春詣太白山乞水至供於宮中日夜  
禱祀不數日大沛甘霖農  
田霽足居然轉歎爲豐

豐碑兀兀起山岡寶篆雙鈴御墨香祇有杜遷能市石撰文

應讓蔡中郎

長安既降甘澍  
翰林院撰碑文頌  
兩聖發帑千金修太白山神祠  
揚神功而以延董市石立碑之役

金頂黃縑鏤玉函

鸞輿新試啓珠簾

聖躬磬折

慈顏喜

始信天家禮數嚴

迴鑾有日  
撫李布政督夫昇入  
上命將新製二轎昇入  
皇太內廷演試延與升巡

之地不皇太  
於地不敢輒坐  
以爲適乃命皇  
上坐坐坐坐  
無妨上因乃  
作半跪

式略坐卽下  
上之孝敬於茲  
可見矣是日各  
官蒙賞賚有差

東西衛尉兩邊分門裏材官萃若雲

禁旅新添程不識鷓行

忽有上將軍

行宮大門內外  
清馬福祥三人  
分統之內宿衛  
皆岑撫部下  
甘軍以金造  
林泰

長安宮詞

十六 舊聞零拾之一



率所部隨扈鄧遂日至

黃卷新添翠墨輝琳瑯滿篋載將歸石經字愛開成好不數江

南蔣布衣

兩聖知長安碑林多古刻石命撫臣各拓一本呈覽拓本  
百餘種惟安命將唐開成石經精搨數十本車載以歸餘選

閣帖數種而已鴻都興學之意於茲可見  
按數種與出巡行李謂之黃卷

金殿留身日正中安危重論徒薪功退朝高敞蓬萊館旌節花

開一品紅

陝西護撫臣端方當拳蹙方張之際懷選  
最力偶有亂民蠢動立寘重典羽書下州縣諭旨保護教堂

保境安民幕府草檄以腕欲脫雖指交乘卒賴鎮定之力  
全境又安聖駕得晏然幸者端方之力也兩聖蒞

止深獎召對獎勉時逾六刻旋久瀨行復戴尙書銜殊陞辭  
之日獎召對獎勉時逾六刻旋久瀨行復戴尙書銜殊陞辭

住籠異之陝撫所居南院因會飾爲行宮非奉命不敢輒  
陝撫均奉旨賞住者然祇由箭道出入正門仍

如局錄

擾象馴犀事萬端又傳邊警到長安北門坐鎮須平仲扈 駕

何如守土難

二月中山西警諜至長安云洋兵將自直境來侵已踰晉境  
撫臣岑春煊立請召對面陳欸守事宜而以艱巨自任

兩聖深倚畀之雖不欲令離行在然晉邊被事急非春煊莫辦  
即日下詔移鎮春煊銜命馳往撫卹被戕教民嚴効釀

禍官吏一面繕治邊備洋兵  
竟不犯邊秦晉安堵如故

五柞長楊何處求盆花點綴漢宮秋朱蕤翠葉耿相向偏愛臨

階安石榴

慈聖寢宮最窄院中亦無花木局中月進盆花數種修葺皆  
不如法惟端方進石榴數盆老根蟠結如石慈聖愛之常

長安宮詞

十七 舊聞零拾之一



臨階  
賞玩

牀牀屋漏萬家同生恐油衣損漢宮將作有人新入匠報名聲

在雨聲中

六月長安大雨延府等恐世燁在宮屋寢宮門外相視補葺一日

同新署西安府知府傳世燁在宮屋寢宮門外相視補葺一日

出因並跪請安即跪奏銜名不識世燁指問臣籍貫仕履世燁

輕揭珠簾敞畫屏寶光煜煜透疎櫺朱衣三寸 慈甯筆玉女

窗中現壽星

四月中匠命將寢宮窗格改糊冷布東西配殿三畫壽星所居

侍像純用硃筆聖御筆以賜格格者近

尙食無多翠釜虛三河不復貢龍魚青苴昨自潼關入小店秋

### 燈訪蠹胥

兩聖在行在膳房極爲簡率又以生魚難求傳單不用此品八月中間有販活蠹自津門來者延於市店訪之購得八

頭進呈秦晉樸陋有魚龍鴨鳳之謠

世變都絲政教乖球時醫國正需才嘉謨已入宗臣告立盼鴻

### 都太學開

七月二十二日延授江安糧儲道翌晨召見兩聖問救時之策延對以拳匪之變皆由教化不行士夫不學所致今非

廣興學校不可昨見江鄂督臣會奏變法疏稿言學堂章程甚爲詳盡請卽下詔興辦以育人材慈聖諭曰汝等有建

白可見與政務處商後但臣有裨於時兩聖予與命帝無不虛衷采納立見施行延退後臣有繼入時兩聖卽命下詔開大小學

堂



又向 宮廷論將才府兵曠騎盡凡材王朝虢虎彬彬士都自

膠庠肄業來

兩聖又問武備延言古昔文武不分學校羽籥詩書與射御  
並習泰西各國兵士莫不自學堂中來今宜仿其制度開武  
備學堂以儲將才庶幾有勇知方可備千城之選若今之綠  
練各營將弁皆不知書非疲弱卽獷悍斷不可用 兩聖曰  
命不數日亦降  
整頓武備之詔

豈有人人張釋之明光執戟聽輸賞從今別定停年格著意清

源正本時

延又言捐納實官最有妨於新政 亂吏治阻闕人才莫此  
爲甚江鄂督臣會奏疏內亦曾言之今欲整頓變法請卽  
下詔永遠停止庶幾人人嚮學 兩聖深以爲然立  
命樞臣擬旨遂於二十八日 降詔永遠停捐實官

斑鬢婆娑進御勞開門輕拂鳳凰毛晴窗對整盤龍鬚玉案鏗

然落剪刀

慈聖寢宮有老婦二人侍奉皆自北都隨至者宮中呼爲媽  
媽月錢在糧臺支給延等一日入內時慈聖出御外殿聽

政見二婦在窗整理鬚子飛梳拋篋意  
甚整暇寢宮風門幔上畫鳳凰一隻

寶髻雙分尺半長佩環搖曳出昭陽平時不著雲霞帔祇罩攢

花繡襖

皇后晨詣慈聖寢宮問安恆立於殿後拱  
候平日但梳平髻御便服長袍外罩繡花半臂

今年八駿東歸日去歲六龍西幸時  
聖主還京天下樂老臣

謀國幾人知

兩聖以庚子七月出都以辛丑八月一週變歲適一周年三秦父  
老固樂聖駕久居臣工亦意見不一有請就長安建陪都

者有請遷襄陽開封者兩聖瞻懷宗社日思還都而危  
言吮陳亦淆陽聖慮惟樞臣瓜佳相國力排羣議堅請迴



鑾井乞先期降詔之後歎降詔以靖人心故  
中外歡忻

豹節鸞旂滿近郊安排車駕過函嶠前驅莫漫愁風雨行幄

新添蒙古包

聖駕將行有人進蒙古包十餘座製如行帳以布爲之有窗  
有門可容十許人斂之一馬可馱至爲輕便兩宮命在

之行宮東院張  
之親臨驗視

石銚甗鑪聽煮茶行廚惟恐食單奢鴛漿麟脯都無用祇載城

西水一車

延七月杪奉命勸視東路從儉約早晚兩膳仍依傳單備  
縣官不得妄事供張一切務從儉約早晚兩膳仍依傳單備

進由膳房烹飪惟去秋幸泉途自長安載西關井水汲本  
地山泉以供御茗臨潼無山泉特自長安載西關井水汲本

足山一日之復用渭南以下皆  
有山泉不復用渭南以下皆

荒園白日走麕麕狹徑難停頓使車誰信  
六龍能駐蹕叢篁

### 深處置行廚

東路五州縣尤爲行廚皆極簡陋僅蔽風雨華陰尖營假道李氏廢園

喟然曰尖營但有一室傳膳足矣予上年在直隸道中求如此園尙不可得而奚歎歎耶按唐書天子巡幸食宿處謂

之頓元宗西巡特召御史大夫魏方進爲置頓使

緇流望幸付空談薦福慈恩久不堪祇有黃楊霑雨露片時

### 恩降八仙菴

長安漢唐古蹟久埋伽藍名園百無一存存者亦不堪臨覽緇流羽士雖人人望幸而聖駕不肯輕出惟啓鑿時道

經東城八仙菴兩聖從內務府大臣繼祿之請暫憩片刻而去菴較他廟略淨院植黃楊二株蟠鬱蒼秀數百年物也

銀絹特頒殷令名黃羅雲榜一朝成琳宮紺宇都生色更遣



毘盧鼓吹迎

鑾輿將啓行秦中祠宇悉頒扁額共四十餘所是時南齊供奉惟尙書陸潤庠一人奉召一日畢書上以銀絹賚之

莫上蓮花玉女峰天梯如綫路才通一言又使山靈怨不得開

雲迓六龍

兩聖因來時未登華山深以為歎此使東路迴鑾擬登山遊日樞臣不知險夷未敢諫阻適延奉

面奏華山險巖偏仄狀西巡過此本欲登山為風雨所阻山

靈何不幸也然山險特甚實非宸遊所宜次日延進華山志一部

繡嶺雲開駐綵旒日午斷炊煙去時饑渴來時飽信是溫

涼兩樣泉

迴鑾前一月東路五州縣各發帑金萬數千有差行宮蹕路及隨扈王公大臣供張悉取給於公不以累縣官臨瀆一尖

棋祥故事

余嘉錫題





余嘉謏



太歲在己卯  
古吳鄧氏五  
石齋精印本

兩宿領帑較多去年果腹聖駕經此知縣舒紹祥倉卒供應極  
爲整齊從官亦皆果腹本年八月二十四日祥倉還駐華  
清宮翌日駐蹕零口署人知縣夏良材竟不爲之從官設食王公  
以下莫不枵腹以致人怨怒巡撫升允劾之兩聖不欲  
以供張之故重譴州縣一加恩交吏部議處良材藉口於兵  
丁攫食其實署內僅設一廚卽無攫奪之事亦斷不足供千  
人之食也驪山溫泉別  
有一源極寒浴之已疾

前旌不用載飛鳶雨裏何妨降玉泉此是唐虞巡狩地明堂高

### 對華峰巔

聖駕過華陰駐蹕二日華山下玉泉院縣官略加修飾以備  
宸遊兩聖於召見臣工後親往臨覽是日微雨大臣  
騎馬乘蓋以從院距縣城八里對  
道觀志稱卽古時明堂地正對三峰

賜金增秩劇懷慙別主情懷益不堪魂夢依然隨鳳節祇餘

身向大江南



宜聖駕新九月初五日駐蹕遠行延以供奉召見受諭以職守爲別  
三天顏無任依戀奏對哽咽不能成聲兩聖黃金四十兩復以  
爲之恩厚渥如費此宜何如感激圖報也次日不便改賞在關外  
今跪送并叩頭謝君之恩際乎況供奉最久受愴嗟至重之梁小臣  
乎

不待中官頻致辭九重 慈孝盡人知新聲若比香山樂此是

### 元和聖德詩

延供奉 行在內廷將及一年 宮中纖悉之事莫不周知  
故所述 聖德悉是實事 昔王建 作宮詞全得自傳聞故有  
不是中官類向之說 九

序

湘綺王翁以撰湘軍志負一世盛名予讀其書雖時有疏漏失  
之不稽而雄文直筆力追古作者近數百年所未有也晚成祺  
祥故事一篇祺祥者穆宗初立詔以明年爲祺祥元年已鑄錢  
矣端肅事敗大學士周祖培奏請更正乃改同治示兩宮太后

臨朝而治也湘綺號爲肅黨

湘綺樓日記民國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法源寺留春會宴集序云余

以己未賃廡過夏居及兩年其時夷患初興朝議和戰尹杏農  
主戰郭筠仙主和而俱爲清流肅裕庭依違和戰之間兼善尹  
郭而號爲權臣余爲裕庭知而性高逸實無所取  
郭亦兼善尹郭而號爲肅黨  
湘綺年譜一

開期一文宗信任之聲勢煊赫震于一時思欲延攬英雄以收物  
望一見府君激賞之八旗習俗喜約異姓爲兄弟又欲爲府君  
入賞爲邸府君固未許也假事至濟南又同治三年十一月至  
齊河作思歸引有云夫賢才有益于天下誠有損于賢者

祺祥故事

序

一 舊聞零拾之二



非唯大名之不終亦思慮之天神也余嘗游朱門窺要津親見  
禍福之來貴賤之情多矣亦何取身登其階然後悔悟乎嘗  
謂湘綺學莊周者也早年行事類魯仲連之無所取晚遂披猖  
游戲之過也然未嘗喪其所守李慈銘詆爲江湖唇吻之士持

人短長

既習其事宜所述得實意在雪肅順之冤以垂簾爲違

祖制

湘綺年譜一云府君與會書言宜親賢並用以輔幼主恭親王宜當國會宜自請入覲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臨朝

停若湘綺之說蓋以肅爲賢恭爲親意在調故曰無識者以爲

三凶大旨若此予考辛酉之事特爲黨局翻覆而已肅順得君

既專挾怡鄭二王以御前大臣盡籠軍機之權起科場之獄枉

殺柏蔭又起戶部鑄錢局之獄以撼翁心存士大夫切齒久矣

一旦親受顧命驟以軍機處贊襄王大臣自居一手握定人人

自危稔知肅順積爲兩宮所惡乃倡垂簾之說以動之前密

計

李慈銘越綬堂日記補咸豐十一年八月初四日云當國有

次并條屬叔子以十月初一日云垂簾之事予曾撰臨朝史疏考

偵知兩宮意行商至朝日噤不敢復言及鑾輿還都恭邸示之黃縣等

遂具上公疏權上而操以帥振綱亦適疏至云又初八日云前日發鈔黃縣

所貽商據此知董元醇之雜舉數人割截必有語人授後不相其事有

迹叩吳慶梓宮蕉廊脛起錄亦一引端肅遺事樵客與朱學勤到書云往深到

畏其言虛聲勸其持重似未可驚且勿驚他惡云聖人在此當

支之盡心樵客不隨時何人護學克謂勝軍元領班恭王極有恭王一倚近

日記補咸豐十一年十月初一日云綫郡王福晉慈禧妹也得堂

時入宮無一宮密屬之命據此知當時計畫人詔布置甚周結勝保



所以重外戴恭醇所以初但欲削贊襄之名以垂簾爲題目然

既已看摺咸豐十一年十月十五日諭云載垣等言臣等係贊襄

多事召見軍機咸豐十一年九月三十日且以印代硃筆吳慶坻

錄一云凡應用硃筆以印代之母后用御賞印起上用同道

道堂印蓋即無異垂簾所不同者唯不召見外臣咸豐十一年

論云載垣等肆言不應是何必爭觀董勝疏皆以別簡親王與

垂簾并請始悟所爭者在彼不在此矣後來欲使此舉有名乃

不得不隆召見之儀甚端肅之罪若肅順者府怨已深皆曰可

殺然死非其罪歷次上諭于載垣等曰曉置辯無人臣禮曰

權納賄跋扈不臣曰擅坐御位進內廷當差出入自由擅用危

宮御用器物內旨傳取應用物件抗違不遵乃坐以大逆謀行

社稷豈其罪耶後來昭雪柏葭亦歸罪賄順蔡其子孫出仕衆惡所歸歟抑報復也則爲失平怡鄭爲人

可以不論肅順能延攬湘綺及龍汝霖李蓉壽尹耕雲郭嵩燾

高心夔諸人皆一時之彥其人未可輕也脫左于囚畀曾兩江

使賢授能實由密贊科場錢局之獄未嘗非尊主權除積弊若

皆爲罪則曾左不足道而蠹國者當受上賞矣自三人之誅女

主專政互五十年恭醇禮慶相繼用事遂致亡國斯又湘綺所

未及者也湘綺記此時

湘綺撰日記民國元年七月朔云偶思世間事宜有記錄試書一紙將成一小

說名曰所見錄自道光始又十日云作所見錄成五千言未知即此篇否中有戰國秦楚之喻或當在四五年矣鬚而

多忘不及檢對當時諭摺誤董元醇爲高延祐且謂請垂簾者

祖制當斬有清一代何嘗有此制乎其文至有關係而不免小





祺祥故事

徽華省奇肱賦鼠時歸刻出籍有楚庚吳而歸  
尚書入軍對專瀾小婦留王昭世宗弟湘潭王闔運撰

恭忠王母文宗慈母也全太后以託康慈貴妃貴妃舍其子而  
乳文宗故與王如親昆弟卽位之日卽命王入軍機恩禮有加  
而冊貴妃爲太貴妃王心慊焉頻以宜尊號太后爲言上默不  
應會太妃疾王日省視帝亦省視一日太妃寢未覺上問安至  
宮監將告上搖手令勿驚妃見牀前影以爲恭王卽問曰汝何  
尙在此我所有盡與汝矣他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帝知其  
誤卽呼額娘太妃覺焉回面一視仍向內臥不言自此始有猜  
而王不知也又一日上問安入遇恭王自內而出上問病如何



王跪泣言已篤意待封號以暝上但曰哦哦王至軍機遂傳旨令具冊禮所司以禮請上不肯卻奏依而上尊號遂愠王令出軍機入上書房而減殺太后喪儀皆稱遺詔減損之自此遠王同諸王矣庚申之難令王留守至熱河帝疾獨軍機諸臣在王及醇王皆不侍八月初王具奏請省侍帝疾篤已不能坐起強起倚枕手批王奏曰相見徒增傷感不必來覲其猜防如此故肅順擬遺詔亦緣上意不召王與顧命也肅順本鄭王房以功世爲親王與襲鄭王異母以才敏得主知自輔國將軍爲戶部尙書入軍機專斷不讓怡王卽世宗弟亦以寵世王襲王載垣與襲鄭王端華皆倚肅順爲用初詔謁陵出都實避夷兵而諱

其行行日之朝猶有詔言君死社稷獨肅先具行裝備路齎自  
都啓行供張無辦后妃不得食惟以豆乳充飯而肅順有食擔  
供御酒肉后御食有膳房外臣不敢私進孝貞孝欽兩后不知  
其由以此切齒於肅順及至熱河循例進膳孝貞又言流離羈  
旅何用看席請蠲之文宗曰汝言是也當以告肅六明日詔問  
云云肅順知上旨則對以費無幾若驟減膳反令外驚疑上心  
喜所對即詔后曰肅六云不可后益惡肅順矣已而大行遺詔  
八臣受顧命如故事孝貞詔顧命臣以防壅閣爲辭日進章疏  
仍由內發軍機擬旨上后覽發以小印爲記小印曰同道堂不  
知何時人刻漢玉爲之漢玉者含玉也殉葬玉皆假名漢文宗



初晏朝后至御寢問侍寢何人升坐責數之上既視朝心念后未還恐有變卽還寢則宮監森然侍立知后升坐卽戒無報知皇后潛步入則后方上坐侍妃跪前后見上至下迎帝卽坐后坐跪者猶未敢起后立帝傍帝陽指跪者問后此何人也后跪奏自祖宗以來寢興有定法今帝以醉過辰不出朝外間不知皆以奴無教故責問彼何以多勸上酒帝笑曰此自我過彼何能勸我且宜恕之后奉詔因曰此主子宥汝以後無論何處醉唯汝是問帝慚卽索所佩唯一玉印解賜后以謝同道章自此始今乃以爲信而或說不知安有傳僞云旣而御史高延祐上請垂簾本后意也以示顧命臣肅順卽言按祖制當立斬孝貞

心忤焉卽曰我輩不用其言足矣不必深求及票擬上議斬奏下獨留高摺不發於是軍機三日不視事孝貞問則對以前摺未盡下於是孝貞涕泣自起檢奏與之擬高謫爲披甲奴越日大臨后見醇王福晉而泣醇王福晉孝欽妹也孝貞亦妹之故相親善訴其事曰欺我至此我家獨無人在乎福晉言七耶在此孝貞喜曰可令明晨入見及明醇王入直廬前順訪問何爲對以召見肅順哂曰焉有此斥令退王退立外階俄宮監來窺直房旋去而軍機至晏竟不叫起叫起者召見分班一見爲一起軍機則皆同入爲頭起此日不召頭起先召醇王宮監來窺者三終不見醇王至三至乃自語曰七耶何不來王在外聞之



卽應曰待久矣來監亦曰待久矣遂引王入肅順在內坐不能  
阻王旣對孝貞訴如前醇王言此非恭王不辦后卽令往召恭  
王醇王受命馳還京三日與恭王至軍機前輩也至則遞牌入  
謁梓宮因見后后訴如前恭王對非還京不可后曰奈外國何  
王奏外國無異議如有難唯奴才是問后卽令王傳旨回鑾令  
肅順護梓宮繼發旣至京卽發詔罪狀顧命八臣俱拏問怡鄭  
二王猶在直房恭王出詔示之皆相顧無語王問遵旨否載垣  
曰焉有不遵王卽拱之出則已備車送宗人府於是遣醇王迎  
提肅順卽廬殿旁執詣刑部肅順罵曰坐被人算計乃以累我  
臨刑罵不絕卒以攔阻垂簾斬於市而賜二王死一時無識者

謂之三凶卽詔旨亦不知垂簾之當斬也先是改元祺祥至是改同治設三御坐召見聽政如常儀名治肅黨以常酒食往來者當之而恭之任事委權督撫朝政號爲清明頗采外論擢用賢才能特達者不爲遙制然宮監婪索親王密邇時有交接輒加犒賚則不足於用而國制王貝勒不親出納俸給莊產皆有典主者率盜侵以自給及入樞廷需索尤繁王恆憂之福晉父故總督也頗習外事則以提門包爲充用常例王試行之而財足用於是府中賂賂公行珍貨猥積流言頗聞福晉亦患之而不能止矣王旣被親用每日朝輒立談移晷宮監進茗飲兩宮必曰給六耶茶一日召對頗久王立御案前舉甌將飲忽悟此



御茶也仍還置故處兩宮哂焉蓋是日偶忘命茶而孝欽御前  
監小安方有寵多所宣索王戒以國方艱難宮中不宜求取小  
安不服曰所取爲何王一時不能答卽曰如瓷器杯盤照例每  
月供一分計存者亦不少何以更索小安曰往後不取矣明日  
進膳則悉屏御瓷盡用村店粗惡者孝欽訝問以六耶責言對  
孝欽慍曰乃約束及我日食耶於時蔡御史聞之疏劾王貪恣  
他日詔王曰有人劾汝示以奏王不謝固問何人孝欽言蔡壽  
祺王失聲曰蔡壽祺非好人於是后積前事遂發怒罪狀恭親  
王有曖昧不明難深述之語朝論大驚疑而外國使臣亦詢軍  
機諸臣事所由用是得解復召見王痛哭謝罪復直如初以疑

忌擠去者八人軍機有前後八仙與前顧命者爲對皆以目恭王云然恭王自是益謹而安得海以擅出京師誅於歷城李聯英繼用事烜赫過於小安而謹飭慎密竟終事孝欽恭王亦以功名終得諡曰賢不遇禍敗然王大臣納賄之風及孝欽頗留意進獻皆自王倡之五十年來議和主戰終歸於服從亦孝欽之過慮也恭王孝欽皆有過人之敏智而俱爲財累乃至德宗末年天下惟論財貨及禪讓亦以賄成用兵惟先言餉動至千百萬和款外債遂鉅兆舉古今不聞之說公言之而不忤開闢以來未有之奇蓋又咸同以來所不料者以前史論之戰國秦楚之際庶幾肇茲自非張四維革澆風吾烏知其所底哉



整之烈烈業舉於自非聖則難乎無風青鳥賦其洩法始  
以來木亦之奇蓋又起而以木潤小持亦以備史論之彈圖察  
百萬麻燈衣僧多強洪寧古今不聞之猶公言之而不許開關  
木平天不辨論似背及勝難奉以救災與辨天言論應至于  
之嚴憲由基王李煥省亦盡人之地實無身益積累已至斷宗  
意無燭省自王昌之正十平來歸麻主輝輝讀效照翁亦李煥  
世齊終將歸曰寶不護離親絲王大引師讓之風又奉煥融留  
英靈思聖以歸德小安而難論計密靈絲李煥恭子亦以  
王元烈恭王曰景谷精而文得術以對出京補給效顯報李顯  
祺祥故事終 人軍對音隨對人曲與爾隨命齊從護皆以日恭

東

陵

道



陳慶龢題





東

太歲在己卯  
古吳鄧氏五  
石齋精印本

道

新刻  
欽定  
四庫  
全書



序

山陵之稱起於秦漢漢制天子卽位作壽陵供以貢賦歲三之一徙民置邑可謂厚終矣及莽卓爲亂兩京諸陵無能免者後代發陵之事史不絕書魏文帝云千古無不亡之國無不發之陵何言之痛也溫韜遍發唐陵郭崇韜猶謂劫墳賊罪在不赦竟獲寬宥楊璉真伽發宋六陵遺臣義士函骨歸葬樹以冬青播之哀詠後世聞之猶爲隕涕然其時東南冢墓被發者衆茹痛不言言之不傳益可傷己民國戊辰五月遂有盜發裕陵定東陵之事人同赤眉事類摸金盜不得主名事不克窮究搶攘之際勢所必有不足爲異今使有人發紫金山固當有間矣湘



鄉陳毅有紀事詩百十一韻自注頗詳足備掌固錄而存之亦  
欲使世間知有此段公案耳己卯六月二十有五日鄧之誠對  
辭不言言之不詳益而補曰列國與京正民緩存益贊辭劉宝  
辭之寡補辭世間之無益則然其初東南案墓對贊答衆最  
竟難實辭對真附發宋六劉畫引善士兩骨讀華謝以冬青  
劉同言之辭也臨臨嚴發劉將張講辭罷賦獻趙果亦不嫌  
升發劉之事史不辭書錄文帝云千古無不白之國無不贊之  
一對又置邑四階單錄矣又養卓爲屬兩京辭劉無詣矣答辭  
山劉之辭賦於秦萬萬歸天下唱於新韓劉丹以實知遠三之

刊

東陵道

湘鄉陳毅撰

驅車出東陵連軫赴碑兀雨甚作秋潦湍猛蹊徑滅迤邐避壑  
行石盡泥轉滑

往返皆繞龍門口而出其背以口內水過深也

御者詭自矜往輒覆其轍嶮巖昔豈無帝力人所忽擊壤堯舜  
民那能丁斯隍天運啟聖清山川俶蕩潘太行從西來至此益

蟠鬱

昌瑞山本名豐臺嶺初賜名鳳臺山康熙二年封爲昌瑞山  
從祀方澤山在遵化州西北七十里皇朝文獻通攷山脈自  
太行來重岡疊阜鳳翥蟠嵯峨數百仞前有金星峯後有  
分水嶺諸山聳峙環抱左有鮎魚關馬蘭峪右有寬佃峪黃



花山千巖萬壑朝宗迴拱左右兩水流夾繞俱匯於龍虎峪一統志同

### 翼翼二祖德巍巍三宗烈靈爽寔式憑在天儼對越

世祖章皇帝孝陵在昌瑞山麓聖祖仁皇帝景陵在山右麓勝水峪當孝陵之

西文宗顯皇帝定陵在平安峪當裕陵之西穆宗毅皇帝惠

祖在大紅門外當孝陵南少東爲孝惠章皇后博爾濟錦氏世

東陵分爲二一在普祥峪一在普陀峪並當定陵迤東三里

### 無端盜賊起狼戾仇白骨

近北方多盜墓事甚且官府亦躬爲之前年天津縣知縣張仁樂發掘叢塚攫其棺之佳者轉鬻射利暴尸無算

### 民間無完墳更探禹之穴

奉天岳兆麟軍之團長馬福田者故馬蘭峪土匪也四月二十五日忽叛岳乘虛踞峪欲爲不軌五月十五日孫殿英軍

掠之師長譚溫江自馬伸橋來襲福田破走之因入峪間道肆焚

據裕陵及定東陵彼斂此聲言失和斷道備戰遂以十七日用

火藥轟毀隧道窮搜此物二十二日孫殿英又連夜乘汽車

自馬伸橋來二十四日譚韓師旅遂飽載拔營西去六月初

### 天子欵聞變北嚮致遙醜

溫江至京鬻珠案發被獲是月青島警察又於孫殿英隨從

### 晝夜寢地哭慘若遭國恤涕洟詔羣僚倉皇謀堙窒曰召耆齡

### 來曰寶熙宗室曰毅汝忠直其偕往正蹕

六月十八日醇親王及慶親王查勤情形當即面諭臣毅時泣

自責廷諭派耆齡陳毅前往查勤情形當即面諭臣毅時泣

勒載潤請添派宗室寶熙允之以貝勒載瀛鎮國會同原派照

書報盜狀寶熙所草也旋詔書下命並辦善後會同原派照



料陵寢各員籌議次夜耆齡自京來明日殺偕入對其夜寶  
熙亦來殺又偕耆齡諸人入聆宸諭二十一日耆齡寶熙及  
殺請訓上曰寶熙明白陳毅忠直汝等須自保重好爲我辦  
再請訓上曰寶熙明白陳毅忠直汝等須自保重好爲我辦

事云

熙宗室曰錄其忠直其間并五親

### 日澤復曰併往汝薦馨苾

爾夷歸奉對食皇榻熙宗曰皆善

二十一日命載澤及貝子溥忻恭代馳往祭告會同趕籌善  
後寶熙日記自跋云熙以茲事體大面陳宜有懿親二三善

大同往乃加派澤併云然日前論旨一則曰會同原派照料  
各員再則曰留京駐津兩辦事處均屬責無旁貸著隨時會

同派定各員照料爲載濤載瀛留  
京爲載潤朱益藩其中固有懿親在也

病軀荷天憐在途誠慎疾稻食北道艱垂念及瓌屑國破君臣

親矧乃憤所切惜身臣安敢但患才力拙

毅素有肝胃之疾嘗賜食不克終餐上怪問而知之今年自  
閏月病後胸膈恒痛艱於轉側亦頗爲上所聞故召見時屢

天預以遠道辛苦相慰又以南人將下先麥食論慎揀適口之遺  
之恩周悉無微弗屆矣當命之將先詢是能否往本派遺  
之事而出以商推之詞義極難忘心尤可哀已毅初對辦決  
非所諳悉然夙知書齡治事認真有條理臣但助彼籌對  
不敢辭勞逾日再荷溫綸毅又對聖懷哀痛如此臣病何敢  
自惜雖素於陵事不荷溫綸毅又對聖懷哀痛如此臣病何敢  
症心而巳上均領之其時毅實感受時  
症頭痛作熱惡風不忍以病辭也

### 悽惻別行在鸞鑣隨衆發迢遙抵橋山麻鞋展祇謁

七月初借載澤等展謁各陵皆身服夏布衫而十五日開守  
護輔國公毓彭以朝服祭載澤頗艱然毅曰吾輩處變正須  
改常以示哀此禮意也非惟  
朝服難求耳况上巳變服乎

孝欽實興聖衣不存短相無怪闌市間早聞珠襦出卅年母天  
下曾不若窮子失聲爲一哀尊養念往日

文宗三后孝德顯皇后薩克連氏同安定陵孝貞顯皇后鈕  
祜祿氏奉安普祥峪孝欽顯皇后那拉氏奉安普陀峪並號



爲定東陵配天興聖顯曰皇后慈爲穆宗聖母昭豫莊誠壽恭  
欽獻崇熙配天興聖顯曰皇后慈爲穆宗聖母昭豫莊誠壽恭  
案國朝舊制惟太祖高皇帝尊諡無過二十六四字者自欽宗諡以  
加諡極於二十二字后則加諡無過二十六四字者自欽宗諡以  
與列聖加諡相同又聞當日后諡以欽諡無多選帝諡而用  
之然欽於帝諡非美而宋遼金后諡以欽諡無多選帝諡而用  
皆大禮臣之多也自盜案之發傳聞北京青島大喪後緝獲官物  
有司員於珠襖外拾得袷衣袍一襲之非虛凡語龍睛及佛字守  
宮妾用珠襖外拾得袷衣袍一襲之非虛凡語龍睛及佛字守  
護司員於珠襖外拾得袷衣袍一襲之非虛凡語龍睛及佛字守  
所嵌有珠者皆被拆去破亦一證左手反戾出於後背以屢爲人  
及寸幸無毀傷惟骨而張殆擢取徐移置者體於其上  
拭斂命共張黃綢禪紵而緊貼蓋徐移置者體於其上  
以黃龍緞多集之蓋以右龍緞被虛之然啓視猶手敬擊之故  
也時婦差多集之蓋以右龍緞被虛之然啓視猶手敬擊之故  
助其移轉幸被褥非異也既轉之下易見且無喪禮面用  
薦二衾其衾制原別也製既轉之下易見且無喪禮面用  
敗不覺失聲而未哭猶幸中宛未毀內外拭淨不即敬謹斂入懷  
傷敗不覺失聲而未哭猶幸中宛未毀內外拭淨不即敬謹斂入懷

澤乃以舊賞遺念衣二襲獻上加覆之棺蓋一故有椁因令工  
師用漆黏合而以金髹之與舊畫金卍字文律時七月初  
十日也次日吉辰遂將  
石門封閉乃填塞隧道

### 人心已難言地脈亦疑絕高宗今周王橫被爨水齧

七月初八日勸視裕陵盜所穴在琉璃影壁之下下抵第一宮  
深約丈許耆齡先梯而入毅隨之載澤等相繼俱入抵第一宮  
重石門門已洞開其內水深四尺餘阻不能前同人於水  
邊蹲視久之陰寒凜然襲人肌骨歸乃改議先勸普陀峪  
悠然見黃華猶拱朝天笏勝境無心游游展有龍準

陵西黃華山上有道士廟勝地也先是輔國公銜鎮國將軍  
溥侗及鎮國公恒煦自請謁陵六月二十二日奉諭派恒煦

溥侗隨同行禮至是溥侗約恒煦往游黃華過晡始返時七  
月十四日裕陵撤水垂罄同人方謀入地宮清理也恒煦榮

純親王六世孫王爲高宗第五子愉貴妃阿里葉赫氏出溥  
侗成哲親王四世孫王爲高宗第十子淑嘉皇貴妃金佳溥

氏出愉妃葬妃園寢恒煦嘗獨入展於至誠不知從葬裕陵始  
論旨稱恒煦溥侗奏請赴陵瞻謁出於至誠不知從葬裕陵始



自愧  
否也

同輸檣棹智五日變始竭元宮扉洞開關籥扇扇奪兕槲飲燒

鋸褶衾飽泉沫

初溥久浸不水甚川資亦重封塞可津請旨相約堅持借庫存機

器九日引試用機無效則晝夜減水幾及二尺至十四日才餘三

四始往見石溥門三寶熙及洞開後重視樞處為疾甚劇十五

二圻近居民一傾於闕旁聲蓋即因其左扇則有金而壓於朱棺之

也上棺蓋鋸有孔差容毀一縱入亂充後地始審知被衣高宗梓宮

於汗為慘積水者隨日始有是置足不忍此則隨員徐埴志於林

於居多而聯安梓宮後乃云掩閉元宮石門然叙地宮為陵

名其粹宮所居舊稱  
元宮矣故特著之

帝共后妃六軀惟完其一傷哉十全主遺骸不免析

裕陵地宮內高宗左為孝賢純皇后富察氏右為孝儀純皇后魏佳氏仁宗聖母也同奉安於石牀正中其西從葬者守護員司傳說首為淑貴妃嘉皇貴妃金佳氏次為慧賢皇佳氏次為哲愷次之淑貴妃又次之然毅嘗徵諸玉牒及皇朝文獻通攷其妃位次之序與董記合恐傳說為誤矣十五日於石牀西兩棺之間竟得黃鞵二著一落一耳綴環珥猶存惟髮猶完好足下有繡鳳黃鞵二著一落一耳綴環珥猶存似被脫者敬審其年貌既歛命其墮又龍緞褥於綢裹之在五十以上寶熙傳婦差來歛命其墮又龍緞褥於綢裹之板徐奉玉體安置其上與黃綢再認黃龍緞被覆而誤認為妃疑莫能明載澤曰與后而誤為妃毋寧妃而誤認後位后毅是決議奉安於石牀正中右處適為乾隆故年葬孝賢以三十九年崩之淑實孝儀二十年薨惟五日於石門外十年始崩壽四十九以是證嘉以二十年薨惟五日於石門外十年



一得胸肋骨一色膝骨一十趾二骨日又初七日於旁隧道得踵石骨一拾檢驗脊骨  
遺審骨識甚胸多脊二散骨亂為不高宗紀之體然十僅五日顛於地宮一泥連水日徧覓得  
不乃見諸人臣匍惶入急無策至得十頭日疑一石命門所歷朱審視內之確有遺  
體乃見募人臣匍惶入急無策至得十頭日疑一石命門所歷朱審視內之確有遺  
之男上體下即齒高宗也三諸十臣始體稍慰高下偉骨已碎為二色檢驗及吏審而黏合  
有淚承肉睫也見大體心雖涕墮肋不甚全員缺左脛徐其餘手指等足  
自趾稱十零骸老無從資天高已百聖三十七年以嬰後此自稱古稀有天血子氣  
孰不自感傷兩眼中僅初存不深覺也書內語毅作微察果有執此燈遙觀一似  
有不自感傷兩眼中僅初存不深覺也書內語毅作微察果有執此燈遙觀一似  
翻而三已妃蓋盜骨軍十先入存攬五物六致將全骸顛後土半匪皆繼碎入損僅存又面  
改篋取成灰泥每就玉河體一之軀以致絛束之加服龍袞而載澤藩溥併主仿  
子就敬遺慎骨之所在殺各所以佩黃也綢者給齡所裹持之與寶熙所同誠與逆益藩情同勢此必臣

出當於此亦盡所以明也殺道得全尤善萬一全不足而較心力  
輩當自先盡所以明也殺道得全尤善萬一全不足而較心力  
毀窮者自問極無余言因屬殺人遣弟業向地方保亦非以察官全  
耀之川既聘得遺檢骨吏窮詁之俞源欲自炫其學不覺所言失  
致紛歧忤意大怒然遺骨是寶熙向毅特已申請旨之先是溥  
議紛歧忤意大怒然遺骨是寶熙向毅特已申請旨之先是溥  
志以爲舍此別有良法誠不妨自出不可留以決歸之良法雖上  
親臨仍必出此別有良法誠不妨自出不可留以決歸之良法雖上  
分舉是說以語載譯帝與后妃皆深然有互誤吾心寶熙云公主  
始悟者齡故夙主合歛者其言曰奉安在一地宮是謂同穴  
既同穴矣何不可同棺載澤溥仞無異詞既而梓宮宮陳於石  
牀正中隨員以黃紵奉高宗顯骨至溥仞首歛預入棺載中捧  
四支恒噍溥侗相繼助歛寶熙當前和立稍後預入棺載中捧  
骨出皆親手敬持之黃龍緞被三重旁各手自安陳設而下薦  
黃龍緞褥五重上黃龍緞被三重旁各手自安陳設而下薦  
助焉載澤又以舊得德宗遺念龍法然後袍獻上孝儀梓宮於  
命工師黏漆以金一如歛之龍法然後袍獻上孝儀梓宮於



右時七月十六日也次日吉辰遂將外三重石門掩閉召工  
填塞隧道用石灰至八千餘斤較孝陵多逾三倍蓋后陵  
當空院在明樓門洞中帝陵宜加密也上

### 臣生好文獻遠賡乾隆述豈謂百載下親斂龍鳳質

乾隆間敕撰皇朝文獻通考止於五十年候補京堂劉錦藻  
私輯五十一一年以後事爲續編宣統初進呈既又託法部尙  
書勞乃鈞以重爲修訂乃宣卒禮託毅學士柯劭忞以屬兵部郎  
中吉同鈞以象緯物異屬典禮院直學士柯劭忞以屬兵部郎  
屬弟業皆成書矣又以而毅隆所手治光緒之權訓及法用之漕運  
錫貸增益逾倍又以而毅隆所手治光緒之權訓及法用之漕運  
爲前所未精審然原編入王禮而列於登極之次其帝系一考乃  
宣自謂精審然原編入王禮而列於登極之次其帝系一考乃  
鈕上皇祜封氏嘉慶妃又宣宗下追封爲皇穆后毅皇考高宗下  
妃在妃者會典且事例近七部冊封加恩封爲貴妃芳嬪高宗下  
著妃加恩封年久且事例近七部冊封加恩封爲貴妃芳嬪高宗下  
在著妃加恩封年久且事例近七部冊封加恩封爲貴妃芳嬪高宗下

慶元年册爲皇子嫡妃十三年崩於潛邸后道光元年宣宗册位九月諭云元妃鈕祜祿氏應追封爲皇后道光元年宣宗册如孝穆皇后禮成頒詔天下是元妃即謂孝穆非別禮人帝諡此類者乃宣多未訂正而列聖尊諡亦謂有漏略故王禮帝系毅皆手自校定惟皇族門以假鈔玉牒值亂未竟遂仍乃宣之舊餘稿創而未脫因錦藻催急舉而歸之亦可惜已乃

### 帝孫奉玉體異姓理章懾恐貽游屐羞吞淚心上咽

載澤初名載蕉本宗室奕棖子光緒三年賜今名嗣鎮國公奕詢爲輔國公二十年晉鎮國宣統初官度支尙書奕詢者

仁宗第五子惠端親王之子也溥忻本貝勒載瀛子光緒廿四年懿旨命嗣孚敬郡王爲孫賞固山貝子初孚無子光

緒三年諭以奕棟子載焯改名載沛爲嗣四年載沛薨又諭以奕瞻子載楫改名載澍爲嗣四年載澍以罪奪爵明

年乃以溥忻嗣孚王之孫孚王者宣宗第九子而載瀛亦宣宗第五子惇勤親王之子也溥侗恒煦均詳前寶熙亦太祖

第十五子豫通親王之裔孫僅毅與書齡爲異姓書齡滿洲伊爾根氏毅漢人而湘籍此前所未有也游展謂溥侗

### 憶曾訪陵令春度萬松樾蒼陰兼山深瑞靄護黃闌一瞬山皆



童不知何年伐於禮帝樹松松摧禮竟失根攀供薪蘇萌嫩佐  
芻秣材盡求無厭縱斤及柱橐毀瓦上斷櫺鑿門下侵闌禾黍  
縱橫生遂使殿陛沒昔禁輿馬地牛羸今風逸翁仲倘有知恥  
在麟象列客來弔興廢重予心寸裂

陵木多松間雜柏檜夾神道列植者曰儀行樹以株計約二  
十萬而山坡平原所散出謂之海樹殆近千萬國變後穀深

憤袁世凱所為時載澤方為守護大臣毅乃以癸丑三月變  
易姓名懷度支部右侍郎陳邦瑞書密往訪之留信宿而去

帝初至從龍門口入兩崖壁立一泓冷然絕水而馳濺沫如雪  
水側春草騰茂夾穀送青更前則羣松蔽山蒼翠彌望寢殿

黃瓦乍隱乍見於碧陰之中好風徐來晴香滿袖清肅之氣  
祛人煩勞禮系論墳尊卑之差謂天子樹松諸侯樹柏白虎

通崩薨亦云天子墳樹以松諸侯樹以柏直可見古人制禮  
雖微必審矣自甲子下殿乙丑蒙塵其年秋直軍遽將南禮

丙寅與黃華山陰兩麓之海樹戕以爲柴兼及惠陵儀行樹  
閣奉軍遂大肆翦伐各陵員役因假借其名號紛起盜賣樹

平 錯而根株悉拔自是各隆恩門近及礎處竟斷之窗櫺五六扉寸普勞爲

不峪陵之則者甚至橫定闕陵亦玉帶斷各殿石每岸必瓦摧惠有陵銅硃釘砂故碑鮮

下穀之謹全樓胥朝文轉而神廚山陵班房朝外前盡爲化神類道垣碑存亭斷

前石橋武士橋及左麒麟下獅象馬駝等石橋像南左右路正列前龍爲望門柱

一又前石坊橋二左橋右下聖德神功碑一神道前爲大神路兩旁封石坊

耕種十氣象爲行森嚴也二丈周垣之外植紅棗以爲界限禁門樵遠採

牛不隲尋但親黍稷下馬石神路依稀幾不可見寶城左而石像

立龍鳳門前者雖間有毀傷而序列如故箕子麥秀之感索

宋汝梅哈漢宜徐鴻寶存古蹟重可悲歎歎 山門水日壽中平水

西轅向石門古峽終嶧嶮孟益破賊功野人猶能說漢末多英



雄壯采照幽碣而我恃客軍彌激腸內熱

人傑猶指萬木空

石門鎮隸遵化州古之石門峽故漁陽縣地也水經中平四注云石門峽山高嶄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邱水

年漁將孟益反殺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紘五年許

不果將軍益作溢者從朱本酈注也後漢書靈帝紀止見之益病

又考後漢書瓚本傳稱瓚追擊純戰於屬國石門屬國遼東

石門當之然則瓚追破純本在遼東屬國石門酈說亦良可

遺貴故特著之當吾儕赴陵之始由衛送戍司令部給以護照更

笑人孟益矣

玉田正酣鬪烽檄四境徼信宿留古廟但聞蛩唧唧瑤華寫昇

平題壁黜於涅貴賤曷有異天潢易感悅歸雲棲復揚簷端見

微月雖有奮飛心積淖奈予尼灑川忽前橫水草互縈結亂流

而涉之藉以濯輓軌

玉田縣在遵化州東北七十里爲白禱軍所據明代廟後

調云前敵與張宗昌軍已啓戰端毅所宿廟建於明代廟後

人適當龍門口久而屬其末市涼意滿秋軒遂去而先聲毅與載

澤共七人聯句而屬其末市涼意滿秋軒遂去而先聲毅與載

地何人易涼意爲涼月然實爲是夕情景憶在車忽吟歸雲棲

山霽色在宇耆齡贊爲極似麗道元語俄驟雨忽至則陰晴

復固難卜也廟前殿西壁有詩云初地重來興倍除乾隆宮辛

已如月隨王父宿子其恭紀一絕王聖祖第二題毅案瑤華道

人名弘昨固山貝子其恭紀一絕王聖祖第二題毅案瑤華道

隆三十八年不稱道已爲二稱主年也其畫工山昨水誠王謁推

過此而作故不稱道已爲二稱主年也其畫工山昨水誠王謁推

第一載澤及毅能也毅見賞醇賢道旁猶識王孫貴知是承平

實熙耆齡及毅能也毅見賞醇賢道旁猶識王孫貴知是承平

姓家載澤無然曰此謂瑤華耳毅曰不然愚意蓋兼公等言

之次日寶熙欲放杜甫橋陵昭陵諸詩爲東陵詩溥侗言吾

東陵道九舊聞零拾之三



孫固不在斯例也乃盛贊其是而實熙面赤毅旋曰公大祖子

石門西有一水經鮑邱水注云灑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地望適合

穀穀謂水乃滌蕩淨盡亦艱險中一快意事也

昨喜介弟至家書附寒褐告言谿漲興衝波僅乃脫謂蛟起盤

山東注勢若決勁騎與饋丁一朝化鼉鼈戒程我幸遲不然邁

此孽初聞膽氣碎轉思意殊豁來本不蘄生豈憚爲異物所慚

人臣僕奇恨莫能雪

郡王銜貝勒遣載濤者醇親王三弟也上懸念裕陵積水七月

前十八日至段家嶺遇雨電驟至盤山溪水大且及胸矣

頃見於石門廟中蓋是晨彼已謁陵折回追及吾輩也坐談俄

斃者後殺又聞盤山有蛟爲患故山洪僅大爲七十老人所  
未曾見誠奇險也始毅奉命就道衣物僅攜禪袂於地宮  
頗感受陰濕之氣載書物殷面交於緜衣焉以彼躬履水  
災命幾不保猶親挾書物殷面交於緜衣焉以彼躬履水  
盜之發勞而受託若恐遺忘亦可知其非還不少休息可知  
其性耐勞而受託若恐遺忘亦可知其非還不少休息可知  
夙近君子豈非懿親中之美才乎一統志盤山在薊州西北  
二十五里聖祖屢經臨幸乾隆元年以茲山爲謁陵經過之  
道創建行宮盤山志云一名徐無山

自茲歷村鎮十店十不設設者即軍屯誰能強與聒里正爲覓  
居貴不容折閱夜醒偶爬搔滿指蟲蚤血

人得途飯肆因連年兵燹多閉門者憶來時至段家嶺寬宿不  
始由商會代覓一小飯肆而隨員徐壇等尙止車中歸途  
以廿二日自石門發竟日馳泥濘中廿餘里達馬伸橋由司  
員和琦託其地團總覓得一已歇飯肆宿焉索值殊昂貴廿  
三日既哺至薊州戒嚴未得入城止城東高家店蚊蠅極盛



終夜有為不寐

求安人情常念之增慘怛桃花故行宮淪落在蓬華吾儕本王  
人失所詎云屈雖無多嘉肴差堪慰飢渴至尊尙減膳遑忍厭

粗糲

先故名東接皇城陵五里爲鑿與必經之路乾隆十八年

曰建行宮於山多松不一云多桃蓋光宣間風景已異於乾隆時矣

寺殺嘗聞嘉慶三年慶郡王御筆旋自求治罪奉諭永璘桃花

於遊詩寫字並不知既至豈欲瞻仰料其必私進行宮遊玩渴

欲尋茶則山下店耳永璘飲前爲皇子時原應在阿哥所住宿此

王時既已分府至昆明湖遊玩獲告永璘事同轍自從當加郡

懲戒所有伊自請治罪之處著交儀親王成親王議處具奏  
並著通諭王公等嗣後凡遇派往祭陵均不准擅入行宮致  
聞有戾人當日幣四何購去而杜孝穆呈文則有白澗行宮一  
千將全西木料運去之說是皆可傷董中筆記稱嚮導冊  
言薊州西四十里爲白澗莊建行宮乾隆中建也是役途中  
夜宿索值俱貴而馬伸橋餐飯尤惡因念上自六月十八日  
下諭變服減膳至善後辦竣日止而辦善後諸臣至今尙在  
途則玉食何甘耶

當年翠華臨流惠徧農末累朝蠲賦恩億萬賴全活運衰俗亦  
薄生計仗攘竊祇自救困窮不解酬瞻郵行矣吾更西去此羣

盜窟

康熙十七年諭遵化所屬附近湯泉之婁子山袁格莊啓  
新莊石家莊梁家莊供辦徭役其一年地丁錢糧俱令蠲免  
鮎魚關城內外居民七十一家免其一年正化爲陵寢經由  
銀二兩六十一一年世宗以大興三河通蘄遵化爲陵寢經由



與之路諭免明前已降旨乾隆三十三地方十恭三皇太安

至小民扶老攜幼及天歡迎愛戴所忱切三朕心深為嘉悅著加

恩將經過州縣及天津府屬所有乾隆三十一至三十三年

穀年未完五千九百餘石又節年因災借穀共十萬項下本一

百餘石普行蠲免五年至十二年調東陵免惟過地方額賦十分

之年未親謁陵六年免兩歲謁陵後必論免七年過地方額賦十分

九分之二道光十年免十分之三其二年未親行亦照免

咸豐二年同治十二年光緒十六年二十八年皆免十分之

遂犯上下宮為盜賣金通者則軍匪為減罪名計故造心其謂

情非實也

路修每多阻小順必大拂駱驛赴敵兵前遮苦相遏飛輓生碾

渦致予屢顛蹶

當裕陵也汲水垂盡時衛陵營長王占元將他軍連日中閱  
錫山部也比斂葬甫竣聞來防者為蔣介石軍連日中閱  
近所謂始則閻軍之礮步兵繼則白崇禧軍之兵車饒車  
所遇給養車也雨後道溼又輻重縱橫以輓之遂無軌轍  
可循故汽車多為損折有時震盪極烈致將坐  
簞高拋殺與耆齡竟至兩首相撞亦可晒也

燕齊舊戰域久隨洵洳汨胡為嗜殺者方詡張士卒

過段家嶺過洵河草橋廿四日也嶺東屬薊州嶺西屬三河  
草橋則三河所轄董恂筆記稱為錯橋謂橋下之水為既合  
於洵水後之洵河也竹書紀年齊師及燕戰  
於洵水齊師遁即是水見水經鮑邱水注

誰非人子孫使作牛馬割誰非人父祖使受狐兔扣途中多佳  
景到眼成艱躑躅蹒跚復蹒跚味爽忽已眈坡陀乍起伏冥行惴  
其慄險若懸度棧深況夜馬瞎生為水鄉人始怯平野溢



廿四日宿夏店未至廿里已暝車燈多震毀冥索而行左旋  
道迎高坡而上路殊狹而傍有積水殊深其險甚矣耆齡云

此真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  
池也夏店以古夏澤得名隸三河

鮑邱雙河梁來跡已恍惚一梁早中斷扶輪就船筏一梁猶搯

撐危響振窸窣

耆齡日記七月月初四日至通州進西河旋塗去箭籜二河三箭  
河寶熙日記亦云渡潮白二河箭籜西河旋塗去箭籜二河三箭

蓋此條復有箭籜遂刪之以是日於此處僅渡兩河二河疑指潮  
外不復復有箭籜遂刪之以是日於此處僅渡兩河二河疑指潮

自合流處而言即謂東浮橋下之河而箭籜在則先渡河東  
自赴陵言之則先渡潮白後渡箭籜而回箭籜在則先渡河東

籜後渡潮白董恂筆記云過東浮橋下潮白河有草注云潮  
河白河合流因董恂稱潮白河又浮橋過箭籜河上草注云潮

共明證因耆寶同人時所記而異恐滋疑誤故辨之河隸通  
州初四日毅偕同人渡河均草疑廿五日歸再過此則

箭籜云河橋已拆遂以舟渡又一統志云潮一河名卽古沱邱水安瀾  
志亦箭籜云河橋已拆遂以舟渡又一統志云潮一河名卽古沱邱水安瀾

頭河亦曰渠水俗名箭  
桿河即古鮑邱水故道

監臨仰先皇征艱幸賦畢回望二百里如夢不可詰

過河抵通州四十里至  
京則路較以東坦平矣

既歸關仍譏吾惜好城闕大道故坦蕩何意爲壅闕

先是出朝陽門稽察殿而久歸亦如之同  
行有攜筐梨者亦索稅四角以啖盡而罷

有明十三陵封鬣至今屹斯仁若可廢安用良史筆

順治元年以禮葬明崇禎帝后及妃袁氏兩公主並天啓后  
張氏萬曆妃劉氏仍造陵墓如制先是設看守明十三陵每

陵夫二十四名田二十二頃至是定制除萬曆陵不設外其  
十二陵各設太監及夫照役給田仍命戶部量給歲時祭品

二年設守明太祖陵太監八人禮部元年定守明朝諸帝陵  
科等盜發明帝陵伏誅八年諭禮部元年定守明朝諸帝陵

寢並祭典因神宗與我朝有嫌故裁之朕思前朝帝王寢  
理宜防護况我朝凡事俱從寬厚今神宗陵著照明十二陵



例以時致祭仍設太監陵戶看陵諭十六年前代陵寢神靈所  
崇禎帝復遣官祭明成祖以下陵昌平見明代諸陵殿宇  
牆垣應嚴爲防護朕巡幸畿輔道經昌平見明代諸陵殿宇  
理爾部即將殘毀諸處盡行修葺官不樹木永禁樵採添設  
陵戶令其小心看守責令昌平道官勿致疏虞高宗大修明  
十陵每年或一次或二次差同治初收復江甯亦詔修明太  
陵祖

推之極藩墳禁衛周以悉煌煌聖祖語包孕何宏達固無期報  
心足以愧後哲坎珂甯待論德在天地闊

康熙廿二年刑部題發掘故明廢藩墓盜案上論大學士等  
部議照盜發常人墳墓律擬絞盜發藩王等墳墓何得與平  
凡人例凡歷朝俱應稱某代必稱故明深覺未當以後奏章  
凡故明廢藩字樣應悉除之其盜發墳墓與撥人看守之處

九卿詹事  
科道議奏

終

贈  
閱

84.6.23



國史館藏書



0104986